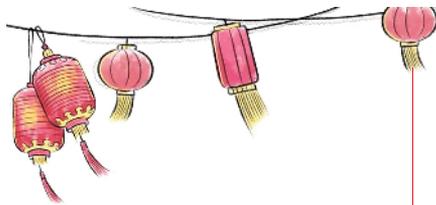


三川烟火

祭灶那天



■冬雪夏荷

小时候，一过完腊八，每天都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。一听到炮响，我心里就激动，小脸上堆满快乐，因为快过年了。

一天，我看见奶奶从合作社买回来一盘炮，说是快到祭灶了，送老灶爷上天要放炮。我看着奶奶胳膊窝里夹的鞭炮，欢喜得两个小辫儿乱跳。我想接过来把炮抱回家，奶奶不让。我就有些沮丧，噘着小嘴儿，小跑着跟在奶奶身后。奶奶把鞭炮放到堂屋条几上，回过头，郑重地跟我说：“小孩子们家不要手狂摸炮！俺妮儿乖哈！”说完就扯着我去邻居家串门。走到半路，我跟奶奶说想找小伙伴玩，不等她开口，就挣脱她的手，独自跑开了。等看不到奶奶的身影，我就转身往家跑，我要去看家里的炮。跑进堂屋，我发现，条几高，我个子低，放在上面的炮，我看不见也够不着。急中生智，我找来两个小凳子摆起来，站到上面，伸着小脑袋，以最近的距离欣赏鞭炮：红红的外罩，红红的衣裳，长长的小辫儿，真喜庆啊！更奇妙的是它还会噼里啪啦震天响！

晚上，坐在床上暖被窝的时候，奶奶又告诉我：“炮不能见火，见火就崩，把眼崩坏了可就看不见奶奶了。大人不在家，千万不能摸炮哈！”想想白天搬凳子看炮的事情，我吓得半天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吭声。我又听见奶奶说：“以后可不要在屋里玩火了。大年下的，着火了咋过年！”

说起玩火，这可是我儿时一大嗜好。那时候，奶奶夜里纺棉花或做针线活儿，我不困，就在一旁玩。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一老一少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我把小木棒、秫秸篾子、书纸等，在灯上引着，甚至还在灯头上燎细粉吃。看着一根细粉由红褐色膨胀变粗成为白色，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感觉很好玩，也很神奇。为此，奶奶没少吵我。自从奶奶说屋里有炮不能玩火后，我就不敢再点火了，害怕一玩火，炮就会崩。

那些个晚上，我看着条几上的鞭炮，它们穿着红亮亮的衣衫，一大串排得整整齐齐，真好看！炮真多啊，我凑近些，再凑近些，认真地数起来。可是，小炮穿着外罩，我怎么数得清呢。真盼望祭灶早一天到来，我就能看到它们脱掉外罩，也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

声了。

在我热切的期盼中，祭灶一天比一天近。当有一天，我看到奶奶在熬糖稀，立刻欢呼雀跃：祭灶了！祭灶了！

那天，奶奶洗干净一箩筐红薯，添水在锅里熬糖稀。熬好之后，又蒸面、炒芝麻。做好这些，奶奶趁热把糖稀倒入蒸熟的面里，搓成手指粗细的长条，再切成一■长的段儿，对折，两手掂着两头，上下一拧，然后把它放在炒好的芝麻里，打一个滚儿，一个蝴蝶结状或麻花状的祭灶糖就做好了。我每做一个，就拿到奶奶眼前，让她看。她每看一次，就夸我一次：“俺这小妮子真能，学啥都中！”我听后心里美滋滋的，干劲更足了。奶奶把最后一个祭灶糖留给我做，她一边教一边说：“这糖现在还热着哩，不好吃，等凉透了再吃，焦香焦香的！”殊不知那香味实在太诱人，让我的口水不自觉地咽了又咽。我时不时地用小手摸摸它，忍着等，等着它凉透。

这一天，有两件事一直在我心里记挂着。一件是放鞭炮，一件是吃祭灶糖。晚饭后，奶奶把几个碗碟端到厨房，恭恭敬敬地放在灶膛口，点上一把香，拜拜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拜后，就去堂屋条几上把鞭炮拿到当院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一大串火红的炮终于展露芳容，真好看！我赶紧跑到厨房拿一根火棍儿，在锅底引了火，递给奶奶。一朵朵、一串串，噼里啪啦，一个个小炮开始绽放，和我的心情一样欢畅。这是世上最优美最动听的声音。我将火棍儿放回厨房的时候，看到灶膛前摆着一大碗祭灶糖。于是我就跑到奶奶跟前，叫道：“奶奶，厨房有一碗祭灶糖！”奶奶说：“快点端出来，该俺妮儿吃了。”我拿起一根，咬上一口，咯嘣脆，真香、真酥啊！

我兴高采烈地吃着，听见奶奶又说：祭灶糖得先让老灶爷吃。糖粘住老灶爷的嘴，他到天上就不说人间的坏话了。老天爷还会保佑咱人间风调雨顺、年年好年景。原来，祭灶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啊！

临近小年，各大超市里麻糖堆积如小山，可是都及我奶奶做的祭灶糖香甜！

心灵感悟

咏怀二首

■王领航

知秋

青云无迹向天边，风浪牵情细雨绵。
一叶知秋霜降至，思君未见待丰年。

念秋

轻袖柔身帘漫纱，小园满地绽霜花。
徘徊不忘别时梦，斜倚芸窗半月牙。

人生百味

母亲的烟

■张颖

母亲吸烟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每当她纺棉花到深夜，就会停下来，打开一个小木盒，拿出烟丝，用旧纸卷一支烟，吸上几口，再继续干活。

那时，很多农村家庭孩子都比较多，父母只有辛苦挣公分才能勉强供孩子上学。人们穿的衣服，大多是自家纺花织布、手工缝制的，家境好一点的，就把布送到集市上让裁缝缝制。

每天晚上，母亲干完农活回到家，就会点亮煤油灯，摇起她的纺车。她右手握住纺车的把手，左手扯着棉花条的一头向外拉，另一头会抽出细线缠绕到纺车的铁槌子上。母亲重复着这个动作，时间久了，她就能把一筐筐雪白的棉花纺成一把把细细的丝线。我喜欢坐在母亲身边看她摇动纺车，看那煤油即将耗尽、光线变得越来越暗的油灯。母亲不时催我上床睡觉，我不为所动，坚持等她纺完棉花一起睡。终于到夜深的时候，我瞌睡得熬不下去了，才会钻到被窝，掀开被子一角，偷偷看母亲在煤油灯燃起的微弱火苗上点燃一支烟，吸几口，继续纺棉花，自己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

伴着这样的日子，我渐渐长大。新学期开始，我就念四年级了，按照学校规定，需要交书钱和学杂费。虽然只有几毛钱，但那时一般人家一年也分不到几块钱，特别是家庭劳动力少的，挣的公分不多，分到的钱和粮食就更少。

这天我放学回来，天已经黑了，母亲照例点着煤油灯，坐在草垫子上纺棉花。我向她要新学期的学费，她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说：“等等吧，待卖了鸡蛋给你交上……”我非常失望，早早地钻到被窝里睡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班里大部分同学都交了学费，我不想落后，再次催着母亲交钱。她说鸡蛋快攒够了，过几天赶集卖了就给我交上。我很懊恼，心想：家里就一只鸡，还骨瘦如柴，几天才下一个蛋，什么时候能攒够我的学费啊？你少抽点烟不就省下来了吗？而且，我对母亲抽烟本来就反感，越想越气：你不给我交学费，我也不让你抽烟！一天下午，趁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，我偷偷地把她平时装烟的小木盒搜了出来，跑到屋外使劲扔了出去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盒子翻了几个滚儿，盒盖掉落在一边，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。我走近一看，惊呆了：那烟丝竟是用晒干的桐树叶做的，还有几片树叶没来得及剪成细丝！

我这才知道，母亲白天干了一天的活儿，已经很劳累了，又纺棉花到深夜，就容易瞌睡，为了驱赶困意，她就用门上脱落的破旧春联纸卷树叶代替烟叶抽！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潸然泪下，跪在地上把母亲的“烟丝”收拾起来，放回盒子。

虽然那时生活条件不好，但母亲还是用她勤劳的双手，供我上学，让我穿上了崭新的衣服。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，不愁吃、不愁穿，村民也不需要纺棉花做衣服了，但母亲纺棉花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。

乡村记忆

放寒假

■唐运华

我每次想起年少时光，放寒假都是其中一段温馨的回憶。

我小学是在离家两公里远的大崔小学上的，家和学校之间是一条曲折的田间小路。冬天天还没明透，我和伙伴们便踩着冻得硬邦邦的土路去上学，路两边是披着霜雪一望无际的麦田。那时我的手、脚、耳朵经常被冻伤，晚上在被窝里双脚奇痒。中午放学时，冻路融化，我们挑路边泥少处走，棉鞋还是免不了粘满泥浆。

一进入十一月，我便不厌其烦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过年。终于放寒假了，我和伙伴们拿着寒假作业本、搬着凳子回家，那种欢呼雀跃的心情难以言喻。不过，心里还夹着隐隐的不安：几天后通知书下来，如果成绩不理想，会不会挨吵、罚跪，硬着头皮听父母一遍遍数落？记得有一年，我的语文只考80分，回到家，母亲让我跪在东屋用玉米秸、麦秸铺的地铺上，用豫剧中花木兰教育弟弟的戏词数落我：“贪玩耍肆散光阴。”

我初中是在老君台中学上的。学校最后一排房子紧挨着老子升仙台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老君台上空袅袅的烟雾会飘到学校，有一种特有的香味。期末考试，我们如临大敌，每人一个桌，不准抄，考场无比安静，只听到沙沙的答卷声。我面前放着数学考卷，有几道题不会，急得抓耳挠腮。窗外传来上香时伴随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香的气味飘进鼻孔。我努力集中精神，手心沁出了汗。我怕拿回通知书时看到父亲黯然的神色，怕听到他数落我后那一声长长的叹息，父亲的叹息让我听了惭愧、心痛。

考试后放假离校，房瓦上积着残雪，寝室里同学们都在收拾行李。学校距我家十公里，属于近的，有远路的同学距家四五十公里，会骑车结伴而行。把盖过一冬的被子叠放在自行车后座，用绳子捆紧，车把上挂着书本和生活用品。我骑的是一辆浑身黑锈，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，每两三周回家一次，用它带小麦交给学校换馍票。班里的同学大多来自农村，他们的自行车也都破旧。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，感觉身轻如燕。那时的311国道只有现在的乡村公路宽，连接国道和学校的县城东关一条土路。

来到村西大路，看到田野里白雪皑皑，路中间存有一片片未化尽的残雪。“故乡，我回来了！”我在心中大喊。一道黑影从远处飞奔而来，啊，是我家的黑狗！不知道它是怎样得知我归来的消息的。它俯身、振耳，急速向我奔来，到我跟前，使劲摇尾巴，竖起前肢扑向我，用嘴轻衔我的手，“呜呜”地叫，急切表达多日不见的思念。到了家，母亲关切地问我饿不饿，说早就把我的被褥铺好了。家里的一切还是那样熟悉、亲切。

放寒假后，每天便是帮助大人过年做准备了。那时候虽然穷，但对于过年，家家户户都像迎接盛大、神圣的节日，赶集割肉、捕鱼、蒸馍、炸丸子、上供、上坟、走亲戚等，对待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。过年图个吉利，大家期盼着美好的生活，如果不精心准备，好像就亵渎了祖宗神灵，是一年中的一大憾事。

人到中年，又临春节。岁月过滤掉苦，只留下甜。回想起小时候放寒假、过年的日子，心里仍充盈着温馨和甜蜜。

